

大人之成用也。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洋棧之至，貌不離情，形與神合，言不出行，言與行一行步無容。去飾言而不文，任質其衣致燠而無綵，禦寒而已。其兵鈍而無刃，未加巧害也。行踴躡，猶在之貌，視瞑瞑，不強之貌，立井而飲，耕田而食，無妄外之求，不布施不求，得各足，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無是非之心也。風齊於俗，可隨也。言風俗齊同，可隨矣。事周於能，易為也。言事業堪能，易為矣。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民俗。夫人君矜尚偽道，以亂政，教軻行，以迷衆，類則俗分，弊化事不用，能是以聖人不用此以為治本者也。

通玄真經卷之一

通玄真經卷之二

寶一

宋寶義撰說文釋義，博學精微，卷末身發註。精誠篇，精者所幾，至性誠者，全素至明，此二名則可感於物，通於道。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斯至精之感也，亦不知其所以然。如有真宰存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萬物各有天然之道，但能成順於彼而不犯之，則物得其性，皆自治矣。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天之恒德，物之常生，不知所生，各自生耳。神明按陰陽和萬物生矣。神交則機感氣合，則形生，欲妙其原而精誠可察也。夫道者藏精於內，絕欲之故，棲神於心，去累之故，靜漠恬淡，悅穆胷中，和而無懷也。廓然無形，寂然無聲，體乎道者，則有無迹之化，不言之教。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各治故無事，無為故無人，無隱士無逸民，治與道合，何所應逸，無勞役無冤刑，無為無私，豈至克役天下，莫不仰上之德，像主之旨，聖人在上，天下皆服，其清靜之德，效其無欲

之旨也。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德以順成，故遠邇皆化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心識則物應也。人君推誠，固有不應，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誠信素著，則政令將行，賞罰無私，故百姓知勸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也。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不包也。精者必良，誠者必應。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三光四氣，未始相待，稟乎自然，皆獨化耳。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物稟自生，無所養者，其殺物也。莫見其所長，而萬物亡，物稟自化，無所殺也。此謂神明也。不測其由之謂神變化必然之謂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天下之福在乎聖人之道行也。德與時合，安有迹哉。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將存道行之福，理有象否之禍及聖功，養政亦無得而見焉。稽之不得，察之不虛考，無陰起之由，察有禍福之實，曰

計不足歲計有餘近計其功則日不足微終
濟其事若歲之成德寂然無聲潛感而已一
言而大動天下謂精誠也是以天心動化者
也無心能感之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
黃龍下鳳凰至禮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
不波涌誠至於明故有此應逆天暴物即日
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謂氣過節晝冥
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冷氣上蒸故有此
變天之與人有以相通災瑞因所感也故國
之沮亡也天文變世惑亂虹蜺見萬物有以
相連精氣有以相薄形之牽連氣之侵薄皆
失位之象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
不可以強力致也至精至誠方可為治故大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
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無其私心抱地氣
順靜為氣執沖合和執沖以定萬機合和以
御羣有不下堂而行四海德澤之遠變易習
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己能以神化者也致之
在我非以神化執可任哉

之常道也遭急迫難精通於天夫上古之聖
無私孔明至誠感之復無不應則遭急迫難
莫不以誠而通雖未全乎自然斯亦一時之
得耳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成謂以
精誠為宗則無不成也死生同域不可脅陵
能齊生死者不可以死脅也又況官天地懷
萬物反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乎夫知
死生同域尚不至輕懼而況體道之士包統
天地復化合和與造物者為人而有不亡壽
者矣精誠形乎內而外論於人心此不傳之
道精誠內著外合人心斯乃發自深衷因非
言傳所及耳聖人在上位懷道而不言澤及
萬民故不言之教茫乎大哉夫中虛則物順
身正則民效日月之化不其茫乎君臣乖心
倍謫見乎天神氣相應微失若為治化之道
臣為代終之者損益同事休戚同運而異心
誣詐使戾氣上蒸則神化之道固無相應者
也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上謂不言之
教下謂不道之道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
者言無事焉政教多方賦役多事則近者不

安所務之業遠者不懷所務之心故天道無
為不呼而自應聖人無事不就而自親也唯
夜行者能有之器用之與陰德家近於道故
却走馬以糞夫嗜欲奔流亦走馬之謂糞者
可以肥養萌芽也故明君外却戎馬之走以
肥農圃內除奔流之欲以養道德也車軌不
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端拱坐治而
化馳遠方默用無迹是居陸能沈也天道無
私就也無私去也無親疏私故不涉去就也
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能
順自然之理則動有餘利在乎智慮之未則
無能而凶也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
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天道之
心時理俱備斯大和之謂也人君絕智巧以
向和持無私以應物則可任乎守天下也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舟車之與華遠之即近
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夫道德者用
奇於有無華者聲之於虛實感則自應求
乃無方固心智之莫量況耳目之能及也是
故聖人若鏡不行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

無私性物理化將迎曰披應之故不傷也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存所得於中則失其妙用矣其失之也乃得之也至虛乃舉故通於大和者簡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夫甘醉醇時尚全安息之公冥順下外國通天地之和若放心於自得之宗游神於混茫之際雖迹與物接復何礙哉此假不用而能成其用者也世以愚情智為不用公假此不用以偶于變萬化之用也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斯制作禮法也昔黃帝之代民喪其淳伯偽似生智力將在遠至仙觀儼察治變無為誠乃利於當時莫知萬世之弊矣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然而所治之功著也當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然而有為之德應也處戲

氏之王天下也枕方寢絕殺秋約冬夫玄聖動用不越天網故藉寢皆方絕也秋物成實冬物伏藏則反本耳是以聖人因二時之殺約成全孝復本之德耳負方洲抱園天道同天地陰陽所擁沈不通者竅理之德合大和氣自治矣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天地既泰災自滅矣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行蹟蹟視瞑瞑倜然自得莫知其所由生已見道原篇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不知所往未親其親故寄物為本寄即寄故本無所往浮游罔養者皆泛然無係之貌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未知相任功揆天地無為之功故比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名不彰其功功已彰矣不揚其名名已揚矣且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雖除害物歸乎太祖而恭謙之迹已著於將來要繆乎小之貌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天尊地卑春生秋殺蓋自然之理也而黃帝法像尊卑以垂衣裳於度時序以行殺伐明真人之道而已隱夜

聖人之德日新於世矣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若同德于天則智巧之類自為棄物也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唯身之安靜方能自正是非之理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去俗之妄知而真知見也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夫持世俗之妄知以明真知者難矣所謂真知者無是非之知也則世人是非之知何能真知是不知哉積慧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儉用則重貨厚澤則積惠耳舉大功顯今名禮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闕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此皆裁斷以合其宜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夫若是者乃盡其生保性之理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道通乎無事之業若然無知在乎名利之外隨遇而適得喪不能累也含陰吐陽而與萬物玄同者德也順陰陽之太常與物性而同得乃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溢猶失也仁義立而道

德廢矣夫體離其淳而使物得道散為德之謂也故出於自然方有太上之位矣夫德之將立則所依之迹著矣著而係之使不係者未之有也是以過由仁義焉夫由仁義以治物則誘慕之教大肆於世而自然之道無得之德斯不虧乎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夫神以鑿物德以全行故神之忽越則言之失實德之流蕩則行之虧真也至精亡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一至越蕩則中無情實而觀乎外物發言成行也若然者故為物役不能自全耳又曰中無精誠而言行居所觀之地則蔽偽百姓使彼循無行之效效苟利之法賢者以多諱而避迹愚者以日習而成性斯乃有位者之不恒而以身役於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愁猶耗也役於物故有耗盡之時矣且舉措皆行何可躬極以不全之精應觸類之行本且未定寧免淫於俗哉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其仁義知九竅四

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夫體道以成心術者則仁義之功外自著矣保精而以神過者則形骸之宜內自安矣且一物將問未可備游今內外俱順斯聖人之游也哉

老子曰若夫真人之游也即動手至虛不知所遊游心乎大無不知所馳於方外不知所累行於無門不知所由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惟寂惟然游之真者不拘於世不繫於俗物繫者乃非游故聖人之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也儻世化民有為之迹歸德還善豈非動哉故體真之士不過至於是真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也高行清節情性外飾上誘下兼得非矯哉故大化之聖不窺觀於是矣夫人之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洩故不免於累形繫者禮法所拘也神洩者智慮所散也洩而不已神將喪也繫而不已質將困也既困且喪非繫於生之大本哉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信然也若使我定為禮法所拘則天命之分全屬於

外物也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智中智不出於四域恬神自化知則民詐懷其仁誠之心甘兩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君能誠動於天仁澤於下故

天為之應民為之順百官不曠有司之職九州歲致任土之貢者也養民以公無為乃爾威厲不誠不嚴而罰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夫適於民性安於俗業則姦何由而走也此聖人之恩也聖人治民蓋盡於此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君欲無極則臣下叨竊其功名者也民貧苦而分爭生稅數多端民貧苦也因迫同分爭矣事力勞而無功作無用之器物也知詐萌生盜賊滋彰智詐所以萌生上好利之故也求利無止欲不盈不能濟矣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噁鳴政苛者即民亂水塵濁魚不能游樂故噁鳴以求息政煩苛民不復安業故苛生以成亂也上多欲即下多詐遂設詐以奉上欲上煩

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不以道德為治而以刑法為政斯增亂之術者也故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簡則易從故可治也少則常待故皆賤也不施而仁

靜則各全不言而信順則自應不求而得足則無爭不為而成任則皆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修身則民正內試則外應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不能治形人以形氣為主也形以藏精氣以安神若動為物役則反害精神以資智慮而形虧生理固亦宜焉神之所用者遠即所遺者近矣自遠越其神則近遺其形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言其神全者也夫以氣聽萬物之情可知以神觀萬化之理可驗三才之內精誠感通寧假尸牖之所窺觀也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役動不已彌喪其知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下也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

之使亟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正教也冬陽夏陰物性歸之而四節數運未嘗不爾盡自然相感之適也窈窕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夫可得其由者非窈冥也謂陰陽之功日新莫測也待目而照見待言

而使命其於為治難矣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也師曠聵而為大宰魯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斯不待目而照見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推誠者不召而應任能者不容而明聖人御天下宗師於是矣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

者誠之表故奉化於上言者實之華故來信於下也故人君好勇弗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多昏亂其精至於淫佚之難矣上化於下理之然也故聖人精誠別於內以其內者故稱別也好憎明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內無精誠法令不能行於外也唯神化為貴貴乎無述而化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

氣之生秋氣之殺也精之為感物莫不順無德無怨若二氣之行焉故君子者其猶射也於此豪末於彼尋丈矣發矢有豪末之差至的則為尋丈之失也言精誠有纖芥之難其於感也不亦遠乎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夫人君推誠於外則物信而無犯恃智為治則民詐而苟免雖復縣法以禁暴設賞以勸善亦未足變於洗風薄俗也故聽音則知其風情動則聲發成文則著著然聽音

取聲察聲見志志有怨暢而國風可知也觀其樂則知其俗樂之為體和民導政宮微不難以故事物然有治亂之所感氣候之所宜則方俗因可知矣見其俗則知其化百姓所好尚直由君之化耳夫抱真効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抱至真効丹誠則天地隨感而動況於人乎是能化備八方之外法在心施之地也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誠能通達是道雖幽暗異類孰能不與之相感哉故

太上神化其下賞賢而罰暴順物無迹化之上也民不忍欺治之得也一至誅勸政之末也

老子曰大道無為體寂寞也無為即無有體亦無形無有者弗居也無定方所弗居者即

處無形無所不在無形者即不動虛故不造不動者無言理絕名迹無言者即靜而無聲

無形名迹既無形響何有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耳目者唯止於形聲之上是

謂微妙體則幽微用成玄妙是謂至神為能善貸生成而特不得其狀斯神之至者絲絲

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體虛寂生化無方絲絲不窮故為大塊之本也道無形無聲故聖

人強為之形以一句為名天道本無質聲何立哉蓋聖人強取途路之形以字無名之體

一以指歸萬象一以通貫性命雖一句勝言而形聲概其天下所適莫不由之天地之道

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天地至大以微為本象物至多以一為始天子以天地為品以

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上天降聖子

路聲類因天地以定尊卑之位假萬物事成貴賤之資則可以至德聖人功濟區宇威名威勢肅服寰海也二德之美與天地配且而

與天地為品萬物為資成斯貴大之二德自可比配而儀矣然其子於天莫非立德之地

而備此位為德者亦所宜焉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既德位配乎天地即動用俾

於造化安可不軌法大道處無為之中使夫天下日用而不知也

老子曰振窮補急即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夫功名生於動作者也振恤窮困補救急難

固不免有仁惠之浮名義濟之小利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而使天下各得則聖人

之德何所施為也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君臣父子各當其分則賢人之功成立無

所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知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夫

有立德之迹非含德也循道而往非抱道也以其至乃稱至人蓋推誠於中任之自正者

耳雖知聖無窮而寢言玄默故尸居環堵之

室而百姓自化豈天下碌碌能賞其玄默之道哉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可物之道者非自然之常道也可命之名者非靜體之常名也故至人不處著於竹帛鐘

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功名著於竹帛

典法判於金石皆有迹之功非無為之道較而論之信粗矣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

異路而同歸同濟治之心異政化之路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

事之迹跪坐而言之微其迹者固不用物徒微其遺言耳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多聞禮

義者適足感時非致治之要也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精

之為用無迹而物化非名言所及也聖人不降席而臣天下情甚於諫呼也任乎精誠其

化如響故端天下正矣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立言而獨見信者此以其誠信素著也

同今而行誠在令外也同出今而獨施行者由其誠副於今民皆從之聖人在上民化如

神情以先之也以其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故

其化如神之速矣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情猶誠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逾篤者情也嬰兒豈知親疎之利害也然其慈愛彌厚則交感之道明矣故百姓無知聖人無名但相感而順也故言之用者變乎小哉言教之化不能變俗不言之用者變乎大哉精誠之感天下皆化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由信備智莫不順其言以誠至明莫不副其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夫感道內著化功外應也賢謂君子聖謂聖人此所以同舉成章者聖人抱君子之能君子開聖人之化耳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思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夫為臣子者直鈞忠孝之名以赴君親之難然思義感中則自有忘生殉節之事矣君子之懼恒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君子懷仁懼恒於世非苟尚之直自中出然不容其俗而教導之則失於政矣夜行聖人不慙於影故君子慎其獨也聖人無私君子居政故雖處

幽間而未嘗懼懼且不負物寧愧影哉舍近期遠塞矣自得為近物應為遠舍其自得遠豈通哉故聖人在上即民樂其治在下即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至無私屬而以當濟為志以濟之無極是稱志焉然亦非立志之志也故其在位居方百姓莫不安其德教慕其誠素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勇者氣也氣出乎誠而三軍眾心為之解易而非義勇之氣感激之分雖臨敵執兵然未能衛一身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中謂內外感會之際也夫我唱彼不和我意彼不載由其精誠未相接也不降席而臣天下者求諸己也心誠則物應形正則物做故說之所勿至者容貌至焉夫言說之教所不及者則正形之化而可及矣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正形之化所不及者精誠之感而必及矣感乎心發而成形內全而外自化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而不可以照期形謂容貌精謂情感二化之道期可接乎形類而不

可驟解而自期也若然者則中有所待則何精之能純形之未正耳非其形正而能感化於物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言有立教之宗事有制作之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若寡言既喪宗本則專術為害固不及保其靜也害眾者倖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世之巧有為也則名著而指斷造化之巧無為也是以用成而體全也故匠人知為閉也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順於變化與時成功任乎知巧必資終敗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事異所順化同所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處此四異之際不忘乎利人之志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哀樂者主於中固非殊俗所能異也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精於中應於外故所在以感之矣歌哭者得喪之驗也夫治化之道順其生則皆樂神其性則皆哀而羣物怨暢之由莫非君上之

所感也 聖人之心日夜不志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故華夷官化也

老子曰人無為而治性靜而安有為者即傷無為而治者如知以事故傷性本為無為者不能無為也將有所存斯有為矣不能無為者不能無為也既失已之靜性安能治於物

黃人無言而神精神也虛寂乃全用耳有言也即傷無言之神者言以辨物神理而傷之故傷也載無言即傷有神之神者存無於中乃心之不能虛也以是而礙則精神不無傷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疇聖道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閱條達也難聞疾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味道而飽德也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代

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舉華語至今不休所謂名可強立者也事具充倉子故田者不強困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沒世無名此篇玄旨盡以精誠為宗文子恐世人但欲存誠而志強學

故歷舉以為誠也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下藏其迹不見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通於時變合於物理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性與理冥且無得而無喪形與物順故哀樂之若是也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以我之同物物亦不我異矣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唯無心以冥天下者故可為天下宰至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感以內誠故始不可見絕其陳迹故終不可及處於不傾之地以安靜為本積於不盡之倉以厚德為宗載於不竭之府以自足為資出令如流水之原利物而常順使民於不爭之官虛柔而治之開必得之門由易故不失也不為不可成不易物材而為也不求不可得不全所無之分也不處不可久去乎騷亂不行不可復離乎執繁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時從小而致大命逆即以善為害以成焉啟大人

政簡莫不悅以化行理自光大而煩苛之政反此宜焉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所不覆載日月無所不照明大人以善示民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命如草從風任道立德則善之可示也因時順性則令之可行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災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卿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唯修德者無之春政不失木黍滋天時人事合也故順和生之氣故得五稼滋茂也夏政不失雨降時則降雨以時也秋政不失民穀昌穀果成實民自敷之冬政不失國家寧康冬陰安靜政以順之故寧康也

通玄真經卷之二

頁三 十九